

懷慈父

兼述「蝙蝠中隊」悲壯的故事

● 汪久莉 (彩色圖照刊封底裡)

先父汪長雄曾加入揚名中外的空

在完成初中教育後送父親到省城福州

不願見到歷史重演的緣故吧！

軍「蝙蝠中隊」，出生入死，但作為

就讀私立三一高中，對一鄉下婦人而

父親天資聰穎，勤奮好學，在祖

女兒，我不願稱父親為「英雄」，在

言，有此遠識，誠屬不易。

父母相繼辭世後，目睹日寇侵掠，國

我心目中，父親是位平凡的人，充滿

在汪家大家庭裡，祖母是最小的

家動盪，毅然從軍報國，當時父親年

了感性，無論對國、對家、對親友，

媳婦，夫婿早逝，負擔繁重，積勞成

僅十六，立即承擔起撫育胞弟汪長民

都秉持恒久不變的關心和愛護。父親

疾，後來也隨先祖父棄世，獨留孤哀

的責任。父親告訴我，他從軍後，每

永遠把別人放在第一位，把自己放在最

二子。父親從不主動談起這段幼年往

次領到薪餉，立刻匯一半給叔叔，持

後。

事。父親生病期間，我經常陪伴在側

續到一九四九年隨軍來台，兩岸音訊

。

，或送醫或閒話家常，溯及往事，父

中斷為止。

在烽火歲月中成長

親總是感慨萬千的說：「祖母好可憐

爸媽婚後不久，有一天媽媽突然

先父汪長雄，福建古田人，生於

、太辛苦了！」可謂語重心長，我這

看到父親傷心欲絕，淚流滿面，驚訝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，先祖父汪

才領悟到父親為什麼這麼疼惜母親

之餘，始知叔叔汪長民過世了，還不

之龍經營銀舖，唯體弱多病，英年早

和子女，寧願自己吃苦，承擔起大部

到廿五歲，是被共產黨清算鬥爭而死

逝。祖母林新月，以寡母養育二子，

分家務，而不讓母親和我們分擔，是

，原因是有位哥哥在中華民國空軍服

務；伯仁因我而死，這是父親一生的最痛！

投筆從戎專習航炸

一九三九年，抗日烽火連天，十六歲的父親在蔣委員長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號召下，投筆從戎。父親說，當時他身上僅剩祖母留給他的五塊大洋，和一件祖母手織的毛衣，從未離開過家鄉，一路吃足苦頭，跟著告示，隨眾從福建步行到貴州，入伍黃埔軍校，專攻通訊，一九四一年畢業於黃埔中央軍校十七期。次年服役於桂林時，父親發現他對飛行的興趣，又轉考空軍官校。

父親深深了解，要出人頭地，完全靠自己，做任何事都必須百分之一百廿的投入。父親畢業於空軍官校第十期。當時中國尚無專門的領航和轟炸學校，時年廿二歲的父親，決定投入，於一九四四年被派赴美受訓，於新墨西哥州空軍基地專攻轟炸，又入

德克薩斯州空軍基地主修領航，一九四五年底結訓。父親談起這段往事，說道：「六十年前，一個鄉下小孩，能到美國唸書，不錯吧！」我回答道：「何止是不錯，簡直是非常不容易！」

留美期間，父親成績特優，畢業後被派留校，擔任中央空軍駐美（Lingdon）領航學校教官；並奉命蒐集教材，為我國日後創辦航炸班奠定始基。父親又綜合所學，先後發表《航行教範（部分）》、《天文航行教程》，以及特種航行等著作，對領航領域做出貢獻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中美聯合受訓終止，父親於一九四六年返國，服務空軍運輸大隊，後來曾參與東山戰役，空投傘兵於東山島，與空運實物以宣慰韓境戰俘等重大任務。

一九四八年父親由友人張俊杰伯及伯母張素星介紹，結識當年在上海震旦大學唸書的母親沈惠女士。一

九四九年兩人隨軍來台，同年十月廿五日結為連理，從此相互扶持五十七寒暑。

父親好學不倦，一九五一年再入空軍參謀大學深造，次年畢業於參大十一期。父親深喜啟發後進，曾於空軍航炸班執教五年，有教無類，當選空軍官校四十三年度教師節模範教師，由此可見，父親為人處事，無不盡其所能，而有幾位學生，一直敬重父親，時常在週末假期或逢年過節來我家裏，探訪父親。

加入蝙蝠中隊深入敵後

一九五八年空軍情報署第三十四中隊（蝙蝠中隊）徵領航員，父親毅然放下愛妻及幼女寶蓮（姊）與我，再度積極參與報效國家行列。

蝙蝠中隊是中國空軍總部情報署與美國中央情報局（CIA）合作的單位，亦稱「西方公司」。蝙蝠中隊成立，不但要保障台灣的安全，也在國

際反共陣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由於台灣位於花彩列島中段，如一環失守，其他島嶼則易各個擊破，因而美國當時非常重視與台灣的密切合作，所以三十四中隊派出的任務，均屬極端機密和極具危險性。

蝙蝠中隊任務，包括暗夜低空飛行潛入中國大陸，做電子偵察、攝影、空投傘兵、心戰資料及宣慰戰俘等。電子偵察和拍照，是搜集中國大陸地形及設施資料，供美國與台灣做戰略計劃之用。所以從中共的角度而言，執行這類任務的飛機，是敵機，只有全力攻擊和殲滅。我的好友吳碧華得知我爸是蝙蝠中隊的，她感嘆：「妳爸爸真是福大命大，沒被打下。」這話一點也沒錯！

當時蝙蝠中隊隊員，個個皆屬空軍菁英，年輕有為。每次出任務，全機組員十三、四人，密切合作，爸爸告訴我，每個隊員都一樣重要，個個膽大心細，每人都拿出百分之兩百的

精神，全神應戰，不容許任何人有絲毫的差錯，他們互相依靠，生死與共，一次又一次的完成不可能的任務。我當時才上幼稚園，家住台北，父親的卅四中隊基地在新竹，母親帶著姐姐和我，面對父親高度危險性的工作，當時承受的壓力是寒天飲冰水，但我從沒聽他倆抱怨過。雖然我非常想念父親，也只有盼他每兩星期回來陪我們渡一個週末。如此，父親由一九五八年二月至一九六一年二月，在蝙蝠中隊整整為捍衛台灣而賣命三年。

父親告訴我，他們的飛機沒有武裝，都是暗夜由海面低空飛入大陸境內，風險奇高。有時風浪太大，飛機飛得過低，還沒進入中國領空，就被捲入海中，全組組員也就此犧牲了。至於飛機一旦進入大陸境內，必須低空飛行，才不至於被雷達測知，否則飛機必被打下。其實中共地面基地早已有準備，對父親他們的飛機不斷發射飛彈或火炮，直到他們離開為止。

如果是長途任務，像父親曾飛越中國的東北及西北做不同的任務，一路上全面對這種槍林彈雨攻擊，所以父親服務三年，親見三位同寢室室友殉難（註一）。用九死一生來形容蝙蝠中隊的任務實不為過。與父親同時進入的是一百十多人，三年後，他安全離開時，只剩下十多個人。

我依稀記得，曾看到父親的隊長殷延珊伯伯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廿五日一次任務（註二）失事後的公祭照片，一片愁雲慘霧。由於他們都很年輕，有的未婚，有的孩子也都還很小，只記得十幾家每家都用白布隔開，白布在那裏飄蕩，大的孩子跟著大人答禮，小的分別在地上坐著或爬著。我當時大約六、七歲，也已感受到狀況的淒慘。我知道父親敬重他的隊長，損失長官和隊友，他心情沉重，但父親回家是從不談工作，所以當時年幼無知的我，並未深入了解父親的工作。

出生入死低空偵照

父親在服務蝙蝠中隊期間，奮不顧身，曾進入中國大陸做無遠弗屆的空投及電子偵察任務六十餘次，其中最驚險的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一日，由機長陳章相伯伯駕駛的P2V-7J機於空投武漢時，遭遇一架米格17G型機攔截，在江西南昌上空，機身中彈二枚，機艙破個大洞，從機內仰首可看到天上的星星，所幸仍能在險象環生中飛返台灣，真是「九重天外慶生還」！

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五日（亦是爸媽結婚十週年紀念日）父親又出勤，飛入中國，將紙彈紛傳東北九省，航程經過旅順、大連、瀋陽、長春、哈爾濱、佳木斯，深入敵後，離俄境約廿餘哩，這是我國空軍史上出擊航程最遠的一次。這次任務在領航方面的成就，是史無前例的，因此曾獲美軍太平洋總部、美國國務院的賀電，及

最高當局頒賜慶功宴，而父親就是這次任務的領航官。我一向知道父親的數學好，他要在每一個目標設定三角區域內，迅速精確的算出定線，捉住時間，每條線從進入到離開，最多不可超出十五分鐘的飛行時間，否則必會被打下。這工作父親都做得天衣無縫，難怪父親在我成長期間，總能輕鬆鬆的教導我關於數學的難題。

父親一組，曾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以一架P2V-7J機空投西北，經河南洛陽時，遭遇空中熾熱的攔截，幸賴機長戴樹清伯伯及全體機員同心協力，沉著應戰，創下誘導敵米格十七型〇〇四號機撞上崇山峻嶺的紀錄（註三）。我依稀記得，次年元旦一大清早，父親匆忙送母親、姐姐與我去二舅公家，二舅婆特別喜歡父親；我當時還搞不清狀況，以為又是過年例行的親友聚會，只見二舅婆眉開眼笑的直唸著：「妳爸爸是大英雄喔！他今天要去坐花車遊行嘍！」我

當時不懂花車遊行的意義，直到看照片才知道，爸爸那天是代表戰鬥英雄們坐花車遊行，可惜那時我年幼無知，否則非跟去看熱鬧不可。

去年在陪爸爸看病的路上，我曾問爸爸：「你們怎麼躲得過米格機的追擊？」父親開玩笑的說：「我們運氣好，跑得快。」事後我想想，對方是全付武裝又猛又快的戰鬥機，速度自然要比父親他們無武裝的偵察機要快得多。日後與好友張之美、楊明健侃侃聊起這件事，楊說：「這就是伯父他們的技術好，伯父得算得準算得快，領導航程，告訴機長要怎麼飛，才可以引導敵機撞山，而機長要飛得好，引導米格機快速追擊，而自己的飛機卻又能操縱得避開山頭，這種高度的合作，才是真正的技術跟勇氣！」這麼高難度的工作，父親竟輕描淡寫的帶過去了。

父親多次為國家、為空軍不顧危險達成任務，爭取到無上光榮，連美

國都佩服中國空軍的成就與能耐。而父親卻從未主動跟子女提起這些往事，難怪何邦立大哥在知道父親對空軍的貢獻後，說：「乾爹生前實在是太低調了！」我猜想爸爸很可能只認為他所做的一切，只是他應盡的責任而已。這也是我為什麼說爸爸在我眼裏是不平凡的。

十載領航服務元戎

由於父親工作上的高度危險性，外加當年姐姐與我尚且年幼，母親承擔的壓力確實不小，在母親屢次的請求之下，父親終於離開了他服務了三年的卅四中隊轉業華航。

父親服務三十四中隊整三年，擔任九死一生任務六十餘次，戰功累積達一千四百多分，早已符合轉業標準，但當父親知悉蔣總統座機需領航員時，父親毫不猶豫，放棄民航公司優厚待遇，毅然爭取服務元首的機會。父親於一九六一年一月起服務松山基

地指揮部，專機中隊座機組長達十年，期間擔任老蔣總統及蔣經國總統（時任行政院副院長）座機領航官，巡視金門任務二十餘次；連同其他中外高階長官如部長、總長、美駐華大使、泰勒特使、西班牙特使、魏德邁將軍等訪問金門等任務達九十餘次；又蔣經國訪韓、副總統訪韓日，及蔣夫人數次赴美友好訪問等任務，均由父親以精確的領航技術，完成使命，曾面獲蔣經國「一分不差」的嘉許！

父親服務空軍廿八年，努力不懈，先後榮獲宣威、忠勤、河圖、洛書、復興及其他勳獎章十餘枚，累積戰功一千四百餘分。又因戰功，當選國軍第十一屆戰鬥克難英雄，父親一直到生命盡頭，還以此為榮。父親把珍藏的獎狀一一拿給我看，我當他女兒這麼久，還是第一次看到這些獎狀，他告訴我每一枚勳章都附有一份獎狀，看他珍藏得這麼好，我才第一次意識到他是把這些榮譽深埋在心底。

轉業華航奉獻餘年

由於父親是總統座機組資深領航官，又曾服勤特種任務，符合空軍轉業條例，乃於一九七一年從空軍退役，轉業華航。

父親領航經驗雖豐，但新入一家公司，一切總得從頭做起，由國內航線開始，然後飛東南亞、中東，最後才飛美國航線。在那個沒有電腦的時代，排班一切靠人工，很難做到公正、公平。父親因晚十年才進華航，面對排班不公，卻能淡然處之，每次都高高興興出任務。

父親在華航服務期間，我認為他最大的收穫，應是收了一個非常好的乾女兒汪忠甲姐姐，由於都姓汪，一見投緣，當時她已是華航的資深空姐，待人卻彬彬有禮，進退得宜。乾姐美麗大方，文靜嫺雅，我第一次見到她時，直覺得她是我見過最美的人。但在認識她和姐夫何邦立後，才覺得

他倆人的教養與風範，更是不可多得。何邦立大哥是醫生，又是名門之後，父親何公宜武，功在黨國，與我家同是福建同鄉。如此的身家背景，卻是謙虛有禮、沒有一點架子，反映出良好的教養。

我們全家於一九七五年移民美國洛杉磯，但爸爸仍在華航服務，只能於飛中美航線時，與家人短暫相聚。多虧汪忠甲姐姐與何邦立大哥，和他們可愛的女兒何之元、何之行，得以讓爸爸在台北時間，仍能享受家的溫暖。乾姐一家對爸爸的照顧與敬重，讓我們一家感念在心。

父親加入華航幾年後，由於科技飛躍成長，爸爸領航的專長，已被新儀器所取代，因而他飛行的次數與時數，逐年遞減，在過渡時期，只有貨機與較短程的客機仍需領航員，因此爸爸必須多負擔些辦公室的業務，以補時數的不足，這對飛行一輩子又熱愛飛行的父親是一大憾事，但也只好

承受下來。一九八一年父親自服務了十年的華航退休，來美與家人團聚。

愛家顧家伉儷情深

家庭是父親生命裏最重要的一環。在父親八十三年生命裏，他照顧了我們一家四代。父親十六歲父母雙亡，因此他侍奉我外婆，有如自己的母親，他親暱的呼叫「媽媽，媽媽」的聲音，一直清晰印在我腦海裏。父親從大陸撤退來台時，雖還未與媽媽成親，但卻盡其所能幫助外婆一家四口遷徙來台，自此以後，父親就照顧外婆有如生母近二十年。

在我有記憶以來，外婆一向體弱多病，尤其是到了晚年，經常出入醫院。父親總是盡力替外婆找最好的醫生替她治療，找最好的病房讓她靜養，父親全心全力的照顧外婆，直到她離開人世。

父親最愛的人，無疑的是我們的母親。他捨不得媽媽勞累，七十幾歲

時還一大早起來，忙裏忙外的把家裏整理得井井有條。直到臨終前一兩個星期，父親還在擔心他走後，誰會替他繼續照顧母親？也一再殷殷叮囑我，要我替他照顧好媽媽。

在我的印象裏，父親總是有用不完的精力。他對烹調特別有興趣，自小到大，只要爸爸在家，他一定親自為我們料理三餐，一直到我唸研究所時，下課後還寧願餓著肚子趕回家吃爸爸燒的菜。

酷愛烹調含飴弄孫

可惜我們三姐妹只有妹妹得到父親對烹飪的喜愛，我直到自己持家，才體會到每天烹飪的不易。父親摯愛小孩，在我們子女小時候，父親總是細膩的照顧我們，飲食起居外，還替我們的教育打基礎。父親的書法寫得好，對我們三姐妹學寫字毫不放鬆，握著我們的手，一筆一劃的教我們把字寫得端正漂亮；等我們長大些，又

買了黑板，在家裏教我們數學，講解得透徹有趣，比老師教的還容易吸收。

妹妹久艾與我年齡相差懸殊，父母疼愛么女，對久艾的疼愛備至。直到姐姐寶蓮生下外甥女凱蒂和外甥偉林後，我再次目擊父親把對小孩的愛轉移到第三代身上。

凱蒂和偉林小時候來外公外婆家，最喜歡跟到外公後面轉來轉去。他每天燒一桌好菜，把大人小孩都餵得笑咪咪的。全家三代可說是都被他寵得不得了。外孫、外孫女也被外公的手藝訓練出酷愛中國的佳餚。

罹患癌症勇者形象

父親服役軍中年輕就養成了抽煙的習慣，經子女再三勸戒，終於在八年前戒了煙，無奈三年後癌症卻不放過他！得了吸煙人特有的泌尿系統癌症，在七十九歲高齡時割除了一個腎及輸尿管，幸虧爸爸身體底子好，兩

個月內完全康復，連外科醫生都不敢相信。

接下來父親做局部性的膀胱治療，其中部分藥性強烈，會導至病人神情恍惚，父親二話不說，與醫護人員配合，足足做了三個療程，正當泌尿科醫師宣佈好消息時，癌症卻轉移他處。父親堅勇抗癌，不屈不撓，給後輩留下不輕易向困境低頭的勇者形象和榜樣。只可惜醫藥再發達，也無法控制癌症，父親終於在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一日與世長辭，享年八十三歲。

（寫於父親逝世周年）

註一：損失三位領航官柳肇純中校、陳光宇上尉、孫大陸中尉。

註二：殷延珊上校隊長所駕一架 P2V-7U 機在降落韓國群山基地附近時撞山，全機十四人無一生還，遺體在南韓火化後，運回台灣安葬。（機長殷延珊上校、飛行官朱玉銘中校、梁燕生少校。領航官柳肇純中校、陳

光宇上尉、孫大陸中尉。電子官李澤林少校、劉抑強上尉、夏福瀛上尉。通信官楊桂宸少校。機械員姚邦熹士官長、李自民主官長。空投員邢漢章上兵、黃勳上兵）

註三：我方一直以爲撞山的是米格十七機；直至二〇〇二年共方解密，始知兩架 TU-2P 機追擊不慎，先後撞山，八名機組人員喪生，損失慘重。

（何邦立註釋）

謎語大家猜 (二)

1. 一江春水向東流——射地名一
2. 外銷軍火——常用語一
3. 欲擒故縱——學校機關用語
4. 春——射成語一
5. 王先生年滿二十歲——射一字

謎底下期刊出